

散文組 佳作

克拉克結業報告

何承蔚



何承蔚

個人簡介

一九九七年生的高雄人，目前就讀於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菊島文學獎、後山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關於克拉克的一切都是真的。我相信散文最重要的價值來自於真實，創作者必須不斷透過體驗、學習來獲得足以和他人分享的經驗。希望讀者在閱覽完三千多字後能更加了解克拉克以及醫院生態系，即使只有一點也都是累積。

謝謝家人的支持，儘管你們常擔心我不務正業；謝謝北醫自由的風氣，讓我在大學時期得以探索醫學外的其他專業；謝謝評審與打狗鳳邑文學獎，若在 PGY 申請資料中附上得獎作品集，想必會是件相當有趣的事。

綜觀醫院生態系，克拉克絕對是食物鏈最底層的生物。

若將醫院比擬成一座森林，各個科別的醫師便是其中的花鳥蟲魚獸，負責舒人心脾、吟誦術語以及剔除稂莠。高層依照能力不同擔任造山運動或山崩土石流的角色，而醫德如風、健保給付如雨，大規模傳染病如時不時會竄起的野火。在這繁雜龐大的系統裡，克拉克的定位大約是溪畔飄蕩的魚苗，或是啃食枝葉的毛蟲。

族群數量龐大，個體價值缺乏。

克拉克是每位醫學生必須面對的宿命，位處英雄旅程公式中主角被迫上路的篇章。在四年動筆動口不動手的大學教育後，醫學生們會領到幾件白袍和一張識別證，接著從烏托邦般的校園一躍而下，降落於各醫院並開始近兩年的無薪修行。此階段的醫院初心者擅長以各種配備掩飾貧乏的實力，胸掛聽診器、手執扣診錘、口袋裡永遠塞滿各種英文小冊子，名曰「見習醫學生」。但事事求簡的醫療從業人員們並不喜歡如此冗長的名詞，大多以其英文代稱：Clerk

在某些教授中英台融合的口音裡，也就是克拉克了。

基於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原則，毫無臨床經驗的克拉克們必須輪換於醫院內的各個部門。對初來乍到的新人而言，光是準時抵達指定地點就已棘手萬分，成群結隊時還能相互提醒，不幸落單則惶惶不安，總覺周遭人群的眼光異樣，而自己像隻披著狼皮的羊。只可惜焦慮無助於導航，當時限迫在眉睫，還是得向慈眉善目的志工叔伯阿姨們請教，「請問XX科門診要往哪裡走？」或是硬著頭皮尋求早已忙碌萬分的護理師協助，「請問OO醫師平時都在哪裡出沒？」好不容易就定位，卻不知道自己應當安身

於病房或診間的哪一隅，於是悄悄點了點提早到的同儕，試圖以眼神交流：我可以站在這裡嗎？

得到的回應常是象徵著「這是什麼問題」的微白眼或以皺眉聳肩代替的類似迷茫。

佔空間、沒有作用、有時還會幫倒忙，無怪乎克拉克有個更貼切的簡稱：路障。

然而儘管身處食物鏈底層，克拉克在進到醫院前卻也曾是優秀的存在。

類似故事在每年放榜季節的地方新聞上屢見不鮮，諸如鄉鎮子弟不靠補習拚上醫學系、受某演講啟發後立志濟世救人等等。有時連不同的選擇都能引人注目，像是各種以「棄醫從…」為標題的新聞主角。但這些大考賦予的榮光往往在大學成堆的書籍中逐漸被淹沒，直至進入醫院，重新歸零洗牌。

在實際成為醫院生態系的一員之前，醫學生們對於未來職業的概念其實並不比常人更加具體。最初的想像依舊源自親朋好友的繪聲繪影，於《良醫墨非》、《紐約新醫革命》、《浪漫醫生金師傅》等影劇中慢慢建立雛形，最終在克拉克時期幻滅。

差別在於幻滅的場域不同，形式也有所差別。

我的克拉克生涯始於外科，一個能將路障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之所在。

醫療影劇喜歡呈現的外科醫師特質無外乎精簡的言談以及風火性格，而刀房便是他們大顯身手的場所，劇情也多由此展開。但編劇未加著墨的是，一間稍具規模的醫院常有著十數至數十間不等的刀房，除了大小不同、功能各異，也並非全然按照編號順

序排列。刀房所在的樓層便是醫院內最複雜的迷宮，如何找到正確的門牌號碼總令克拉克壓力山大。

然而刀房內卻遠比迷宮更加危險。

由於人體像一罐裝滿奶與蜜的密封瓶，為了避免拆封不慎造成病菌橫行，無菌觀念可說是手術房的十誡之首。在來回擦拭的碘液與層層堆疊的無菌布巾建構出一座有形堡壘後，刀房儼然被區隔成兩個世界：能乘載穢物的，與神聖不可侵犯的。

猶記得初次進入刀房，主治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便是：學弟，小心我的無菌區。

我想那大概是歡迎光臨的意思。

偶爾，主治醫師也會在剛進刀房或是手術收尾時，頭也不回地喊一句：Clerk，去刷手。

這又是另一個外科專用的暗示。

刷手是一套繁複步驟的統稱，目的是以無菌刷與消毒液除去手肘至指尖的皮屑和病原，同時也代表刷手者將能踏足刀房的核心。實際參與手術是罕有的機會，為了回應醫師的期待，克拉克們每次都刷得盡心盡力，殊不知掌握刷手的力道實乃藝術，而再精壯的手臂也難以在消毒液的反覆侵蝕下倖存。

印象深刻的是某個主治醫師心情特佳的日子，我連續被允許上了幾台刀，終於在最後一位病人麻醉前，隱隱察覺前臂的皮膚有了吹彈可破的跡象。

與刀房的各式器械相處四個月後，我帶著一雙出淤泥而不染的手臂，前往內科病房報到。

一處克拉克最容易被民眾辨識的地方。

由於刀房的穿著千篇一律，加上病人多半麻藥未退、半夢半醒，克拉克偶爾能在將病人送往恢復室的途中收到一些口齒不清的感謝。但同樣獲得成就感的方式卻難以於病房複製，病人與家屬的直覺彷彿測謊儀，能輕易透過自信值、台語熟練度等蛛絲馬跡，評判眼前的面孔屬於醫院的何種層級。

階級造成的差異在查房時尤其明顯。少數病人深知主治醫師才是住院時間長短的決策者，因此在克拉克及住院醫師預先查房時總是身心靈健全，直到白袍及膝的主治踏入病房，諸多不適才紛紛湧現。主治醫師仔細聆聽，神情逐漸凝重，出了病房淡淡一句「要認真對待病人的問題」令身後眾人百口莫辯。

然而主治醫師間其實也有著等級差異，克拉克的數量意外扮演了關鍵。

年輕主治醫師，多半處於工作家庭兩頭燒的打拚時期，查房簡明扼要、親力親為。手下的克拉克數目由零至二不等，一般只需當個適時提問的乖巧學生。

主任級主治醫師，握擁該科最大話語權，具備統領三個以上克拉克的能力。克拉克通常得事先研究情況較複雜的病人，以防主任突如其來的犀利考題。

教授級主治醫師，渾身散發德高望重的大佬氣場，擅長將年輕甚至主任級主治率領的克拉克收歸己用。查房步調緩慢、兵馬眾多，猶如童話故事中的吹笛捕鼠人。跟隨教授級主治查房時，克拉克必須隨時在旁更新病人的血液數據、影像報告，深怕有所缺漏便會在醫界永世不得翻身。

當然，克拉克的壓力也不全然來自醫院。

醫療體系畢竟是常人相對陌生的領域，而未知滋養好奇，親戚們總喜歡在聚會時試圖透過隻字片語來窺探這座白色巨塔。醫療話題在克拉克開始見習後出現得更加頻繁，彷彿披上白袍的那一刻起，克拉克就肩負全族的健康與大小醫學問題。

最大宗的疑惑往往來自家族的line群組，每當長輩身體微恙，克拉克便會收到各路訊息的召喚。雖然醫療法規並不允許近乎占卜的隔空問診，但基於人情壓力，克拉克仍必須認真傾聽，並在能力範圍內稍作鑑別。

「所以是哪裡不舒服？持續多久了呢？」我打開醫療資訊網站，像在迎接一場開書考。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啦，就是人老了腰常常會痠。」接著是一長串對於年長的感慨。

親人的老去和想念，都是克拉克無可迴避的壓力來源。

另一種新型態的壓力，則與近來肆虐的病毒有關。

年初「+0」一詞成為風潮後，社會對於醫療人員的體恤達到過去無法想像的高峰，護理站不時可見企業或民眾提供的點心，而各種通路的醫護優惠也隨之興起。商品折扣成為院內網路的熱門關鍵字，頗有後疫情時代經濟即將復甦的表現。

但在面對諸多以低價包裝的熱量陷阱前，克拉克們卻仍在自我認同的困境中苦苦掙扎。

像是一座介於多國疆界的島嶼，克拉克的身份自古便是個定位曖昧的爭議問題。穿著白袍但尚無執照的狀態恰似十七歲時偷騎機車——已長大，但未成年。因此每當見到店家張貼的優惠告

示，克拉克便會在心中的天平上徘徊不定，一端是相較於專責病房來說不值一提的醫療壓力，一端是不支薪且無工時限制的生活負擔。

眾克拉克不會想過的是，彼時對優惠的猶豫竟沒有持續太久。隨著疫情爆發導致的醫療量能吃緊，克拉克開始承擔更多的臨床工作。而病毒不會心軟，一旦暴露在感染風險中，克拉克同樣需要接受篩檢與長達兩週的隔離。

至此，克拉克們才將醫護優惠用得理所當然。

身為克拉克的日子大約兩年，隨著畢業季節的來臨，多數人已著手準備各家醫院的面試。而對於未來是否要老實從醫等提問，回答也從「或許難說不一定啦」的不服氣，轉變為「大概沒意外應該是吧」的，對命運的妥協。

某個值班後的下午，我換回便服，步出醫院尋覓過時的午餐。簡餐店的人潮早已退去，只有幾個陌生面孔還在座位上交談。

怎麼會有人也在這個時間吃飯呢？我心懷好奇，於是選了個不遠不近的位置坐下，想藉由對方的聊天內容推敲一番。會是上班族嗎？上班族應該極少在下午集體用餐；或是住附近的大學生？可是學生何苦在大熱天穿著長褲與襯衫？

當我正逐一排除對方可能的身份時，幾人已將菜單拿至櫃台。「吃完再結帳就可以囉，醫護有額外折扣。」櫃台服務員說道。

只見幾人相互開起玩笑，「Clerk 算是醫護嗎？」

服務員滿臉疑惑，我莞爾一笑。

又到了新一批醫學生即將成為克拉克的季節。

聽著幾人熱烈討論剛打聽到的醫院八卦，我心中突然冒出一

個頑皮的念頭。於是乎，速速將餐盤上的熱量掃入腹中，抓準新手克拉克們收拾時的兵荒馬亂，提早一步到櫃台結帳。

「一共是一百五十元，請問是醫院的員工嗎？」

我點頭說是並拿出識別證，聲音剛好足夠讓店內幾人聽清。

趁著店員找零的空檔，我偷偷朝新手克拉克們的方向瞄去，只見幾人都露出了尷尬的表情。大概是不會想過附近竟還有另一位醫療同業，正後悔剛剛聊得太肆無忌憚吧。

帶著笑意走出店外，熱辣的陽光重新灑在身上，天邊幾朵發展中的積雨雲形似植物新長的芽。

直到繳回識別證前我都沒再遇見這群新手克拉克，亦無從知曉他們是否認為當天的尷尬窘境來自某位醫院員工的惡趣味。但我仍希望這些克拉克們有朝一日能明白，那其實是一位即將脫離食物鏈底層的待結業路障在向他們表示：

「歡迎，歡迎來到醫院生態系。」

散文組 佳作

醫師生涯的可貴小事

黃信恩

醫院自成一個生態系，以此為題的書寫並不少。《克拉克結業報告》並非寫實習醫師、住院醫師、主治醫師的臨床事，而是寫醫師養成中，剛進入臨床、比實習醫師還要生澀的「見習醫師」(clerk)。

在教學醫院裡，clerk的定位其實是「學生」，他們不被支薪，並且繳著學雜費。但他們必須將自己扮得正式，穿白袍、掛聽診器，學著言談間夾雜一些醫用術語，讓自己看起來像個醫師。這段時期尷尬又曖昧，就如文中所問：clerk算醫護嗎？能享院內折扣嗎？

記錄下這些瑣事，也許正是《克拉克結業報告》的可貴之處。作者文字簡潔，樸實又帶點自嘲地記錄下clerk日常，比方稱clerk為醫院的路障，又或者寫當年大考放榜進入醫學系，如今卻在醫院生態裡歸零，一種金字塔頂端與底端的對照，跳脫生死病痛書寫，輕盈道出醫院生態的花草林相，寫近身感受多於臨床所聞，通篇有個自身「定位」上的疑惑，而這確實也是處在此階段，一種從學生過渡到醫師間的焦慮。

《克拉克結業報告》報告了一段醫院初始的適應歷程，願意細膩，願意感受，願意記下，真誠的日常往往是作品最被珍視的地方。

